

“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近年、当下存在两翼，一个是向传统去汲取和看取经验，一个是继承先锋文学的经验，进行具有先锋精神的叙事探索。”

五年来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在累积中国经验和进行中国叙事的探索方面，是成绩斐然的。能够取得不俗的成就，其实与作家们在立足现实、接续传统和向传统借镜之余，还能够进行富有先锋性探索精神的艺术实践是分不开的。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近年、当下存在两翼，一个是向传统去汲取和看取经验，一个是继承先锋文学的经验，进行具有先锋精神的叙事探索。

接续传统，其实自20世纪初即已发轫，近五年来这条脉络也很清晰。赵本夫的《天漏邑》堪称近年长篇小说的佳作代表，小说作了叙事上具有先锋精神的探索，但它对中国古典小说传奇文体资源和经验的成功借鉴，亦是毫无疑问的。金宇澄的《繁花》将近半个世纪的海上生活和家长里短方方面面俱娓娓道来，让人重温古典话本小说的讲述体风格。小说借用说书人的形式，与读者——听书人在彼此需要当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小说文本。作者自言：“活本样式，一条旧轱，今日之轮滑滑进去，仍旧顺达，新异。”有人从中读出了《繁花》是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有人从中读出了《海上花列传》的精神韵致——可以说它是对沪上文脉、古代文学文化传统的一种命脉传承。

滑入旧轱的今日之轮，不止金宇澄。贾平凹可能是当代小说名家中对古代体悟最多最深的一位，传统如墨纸背一般，浸润了他的文学创作。《带灯》后记中，他写道：他由“喜欢着明清以至30年代的文学语言”，转而“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无论哪种风格，都表明他对古代文学的偏好和文体风格的借用，《带灯》有对中国古典史传传统和传奇文体特征的参鉴。《老生》中，他把陕西南部山村的故事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其实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小说通过一个唱阴歌的、长生不死的唱师，来记录和见证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通过一个《山海经》，贾平凹几乎是将整个20世纪的历史接续起了中华民族的史前史。在贾平凹的读书札记里，可以知晓贾平凹是反复披览《山海经》的，甚至犹觉不足、还曾特地跑到秦岭山中去一一对照。这样来看，他化用《山海经》入小说，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极花》里，贾平凹如数家珍地细数自己“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阐发如何以水墨画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动向，以一部《极花》写出了中国“最后”的农村。韩少功的《日夜书》以近10个主要传奇人物的叙事组合而成长篇，很得古典笔记体传奇小说的精髓，写出了后知青一代的精神史。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差不多是用一种野史杂传的笔法为龙盏镇的众多小人物画像立传，小说在辛开溜、辛七杂、辛欣来、安雪儿等人物的传奇组合结构当中，见出作家向中国古典小说史传与传奇传统借鉴的功力。付秀莹的《陌上》采用了古典小说散点透视的笔法，语言诗意、诗化，显示了抒情传统在当代的传承，又不失明清白话小说的韵致和古典的韵味，有人禁不住要去寻找它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传承与关联性。石一枫以《世间已无陈金芳》《营救麦克黄》《地球之眼》等中篇小说和最新长篇《心灵外传》，被认为是以创作接续了中国自新文学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条文学流派——社会问题小说。这是近代和现代的传统，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近五年，当年的先锋作家皆有新作问世，苏童的《黄雀记》、余华的《第七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风》、北村的《安慰书》等，从中可见先锋作家艺术主张与写作实践的有意调整，昭示出先锋作家从先锋向常态化回调的一种努力，也在提示我们，先锋文学经验在今天是否还可能存在，并且以何种方式在继续生长和变异？有的作家直接将现实事件乃至新闻事件“以一种‘景观’的方式植入或者置入小说叙事进程”，是值得警惕的，越来越依靠新闻事件和材料来写作，所滋生的弊端显而易见。

评论与创作是存在相关性的，在近两年以“先锋文学三十年”为主题的系列纪念活动中，大家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很多刊物都开设过“先锋文学”回顾、反思和总结的专辑。当然，对于先锋文学精神，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纪念层面，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也仍然在以实际的举措，探索先锋文学精神与文学经验的当下可能性。《花城》杂志刊发了吕新的《下弦月》、北村的《安慰书》等带有叙事先锋探索精神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如北村的《安慰书》，在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之外，依然可见潜藏于其中的先锋精神和作家着意所作的叙事方面的先锋性探索，已经堪称先锋文学转型或曰续航的佳作。

近年来，非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在写作中反而往往颇具叙事方面的先锋探索精神。近年来的海外华文作家，像陈河、张翎、严歌苓等，他们通过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的先锋性探索，以其创作在构建一种中国叙事和中国形象。且不说陈河《甲骨时光》在多维时空交错、迷宫式的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卓异探索，就是严歌苓，也不断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她的《妈阁是座城》在结构、叙事以及由之关涉的对人的情感、人性心理表达的种种暧昧繁复等方面的写作尝试，对于当代小说如何在形式方面，如何在结构叙事等方面获得成熟、圆融的现代小说经验，提供了不无裨益的思考并且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另一长篇《上海舞男》，小说故事看似俗套——有钱女包养了舞男的故事，但小说在叙事方面的探索，是值得称道的。小说“套中套”叙事结构的彼此嵌套、结合，那个原本应该被套在内层的内套的故事，翻腾腾挪被扯出小说叙事结构的内层，两套叙事结构的故事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嵌套，不止是互相牵线撮合——结，还要水乳交融，在关节处还要盘绕成结——结合，还要打个结儿为对方提供情节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显示出海外华文作家“中国叙事”所具有的先锋性，严歌苓最新长篇《芳华》则显示了另一种不一样的叙事探索。张翎的《流年物语》《劳燕》在“中国叙事”时也进行了诸方面的叙事探索，“物”或者“动物”的叙事视角，两个长篇里都有采用。《劳燕》还采用了三个灵魂——当年在美军月湖训练营是朋友的两个美国男人和一个中国男人在201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70年后相聚，每个人吐露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真相，以多声部的叙述和追述，还原和补缀出当年发生在月湖的全景历史，似乎是一种“鬼魂叙事”，其实已与海外华文写作中索有的“鬼魂”叙事传统——其惯常的魔幻现实主义意味、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某种后殖民文学的色彩或者兼而有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也与有的作家以新闻素材拼贴入小说的“鬼魂”叙事迥然有异。在素材和写作上，开启抗日战争叙事的新维度。赵本夫的《天漏邑》极为可贵的既继承了中国古典的传奇小说的叙事传统，又在叙事结构、叙事策略等方面体现出了叙事的先锋性探索精神。小说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古典传奇小说文体资源之上进行叙事的先锋性探索的典型样本。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汲取传统和向传统借镜与叙事方面的先锋性探索，是可以并行不悖、浑然圆融为一体的。

近年的长篇小说写作还在提示我们，文学创作在当下重新建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长篇小说建构新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现实主义思潮，对于纠偏或者说补充“十七年文学”两种基本类型的小说《红旗谱》和《创业史》那种宏大的民族国家单线历史叙述的方式是价值和意义的，但也带来了宏大叙事文学作品的弱化和被遮蔽。在这种情况下，重构兼具文学性的宏大叙事长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是让人心怀激动的。《祭语风中》等小说，承接了“十七年”时期宏大叙事阐释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的传统，又创造性地转换了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了先锋文学的叙事经验，在叙事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此外，近五年，抗日战争叙事佳作迭出，有宏大叙事的佳作，也有开辟抗日战争叙事新维度的作品。《疯狂的榛子》《重庆之眼》《己卯年雨雪》《天漏邑》《劳燕》等作品，值得关注和研究。小说家们以勤奋的写作，践行和展示汉语文学新的可能性。

精准扶贫 同心圆梦

本报讯（记者王觅）8月25日，2017全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圆梦广场”惠民工程项目座谈会在京举行。与会者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创新精准扶贫路径、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交流。

“精准扶贫·圆梦广场”惠民工程项目是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同心圆梦·美丽中国行”全国民族地区综合援助计划系列公益活动的项目之一。该项目以特色产业项目建设为载体，将村落民居、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等生活生产要素集约配置，通过“互联网+实体店”的模式，力求打造一个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将零量化、碎片化援助转变为系统性、综合性帮扶。项目实施以来，已在全国多个县市成功落地，取得了明显成效。

座谈会上，30余家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知名品牌企业现场签约并入驻“精准扶贫·圆梦广场”惠民工程项目。（欣闻）

文学的“向外转”与“在地性”

——近五年来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向 □郭宝亮

“当文学过分向外，沦落为廉价宣传工具时，文学的向内转就顺理成章了；反之，当文学过分自恋，一味地回归自身，甚至回到隐私，这种向内转也就走到了尽头。近年来，一些作家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把目光投向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书写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生存状况，文学开始向外转。“在地性”是说作家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作家经过对生活的观察、体悟，从而行诸笔端的行为。“在地性”就是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并自觉地向中国叙事靠拢。

检视近五年来当代小说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趋向：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纷纷把目光投向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书写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生存状况，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那种狭隘的“过分向内转”、“私人化写作”逐渐式微，可以说，大家呼吁已久的文学“向外转”真正地实现了。

实际上，当代小说的“向外转”并不是批评界呼吁的结果，而是文学自身合乎规律的自觉演化。鲁枢元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界定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所以被普遍认可，正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是一种文学自身的客观现象。当文学过分向外，最终沦落为政治政策的廉价宣传工具时，文学的向内转——回归内心，回归自身——也就顺理成章了；反之，当文学过分自恋，一味地回归自身，甚至回到隐私，由“上半身”而至于“下半身”的时候，这种“向内转”也就“转到了尽头”，于是“向外转”便会自然而然地不期而至了。于是我们欣喜地读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李佩甫的《生命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刘醒龙的《蟠飧》、贾平凹的《带灯》《极花》、苏童的《黄雀记》、关仁山的《曰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农村》、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周大新的《曲终人在》等长篇小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格非的《隐身衣》、弋舟的《等深》《所有路的尽头》、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刘建东的《羞耻之乡》《阅读与欣赏》《丹麦奶糖》、王十月的《人罪》，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张楚的《风中事》、宋小词的《直立行走》、李凤群的《良霞》、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等中篇小说；范小青的《谁在我的镜子里》、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随园》等短篇小说，等等。

首先，这些小说都敢于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主动触及当下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上访截访问题、社会道德问题、反腐倡廉问题、阶层板结问题等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以极大的善意批评了各级官员看似严格执法、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地为上级负责，实则却是不作为、乱作为的荒唐现象。一个小小的上访事件，20年悬而不决，由蚂蚁变成了大象，原因何在？表面看来，各级官员似乎也没有什么错，我们甚至不能不同情他们的辛劳和严肃真诚的态度，然而同时，层层为上级负责也引发了我们对官场生态“平庸之恶”的关注。小说在不动声色的白描中，将生活中的荒诞和盘托出，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

李佩甫的《生命册》极大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空间，它将传统的乡土小说变成了“城乡间”小说。《生命册》开篇即说：“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这样的开头便奠定了“乡下人进城”的基调。“乡下人进城”构成乡土与城市的混合，从此，乡下人注定了他们在城乡间的生命漂移和游走，同时也决定了这类小说在结构上的“两地书”式样。故事在乡间和城市两个空间同时展开，由叙述人“我”的叙述有两个空间联结起来，从而使城与乡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叙述人吴志鹏曾经身处城乡两个世界，经历并见证了当代中国的大部分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改革开放

后的城市化进程，都给吴志鹏这颗“强行嵌进城市的一只柳树楔子”以最沉痛的生命体验和复杂难言的情感震撼。

相对于长篇小说的宏大繁复，中短篇小说则更加迅速地直达现实，特别是中篇小说，显现出相当高的艺术发现力和概括力。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把社会转型期的底层小人物的挣扎、突围、困顿的现实以及社会阶层板结的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刘建东的《羞耻之乡》《丹麦奶糖》、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对时代的社会道德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展开了深刻的省思；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随园》则把笔触伸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理想主义由充盈到失落乃至虚无的历史过程。

其次，这拨小说的“向外转”还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现实主义的复归，还有那种温暖的浪漫主义的持守。代表作品首推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和李凤群的《良霞》。《空色林澡屋》延续了迟子建一贯风格，但却抹掉了单纯明净而呈现出混沌朦胧之美。小说中的皂娘其丑无比，但心地善良，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形象。她的第一任丈夫因嫌她丑陋而找茬儿休掉了她；第二任男人威呼郎是个货郎，严格说只是她的情人；第三任男人是一个被儿子抛弃的精神病患者老曲，老曲死后则只有那只喜欢添乱的忠诚的母狗白蹄在陪着新超老年的她了。年老的皂娘在叫做“空色林”的密林深处开了一个澡屋，为来往于山里山外的各色男人冲澡洗尘，外加按摩，而且只收取食物不收取钱财。那些来“空色林澡屋”洗澡的男人，有委屈的，有病入膏肓的，经过皂娘的洗礼全都神奇地得到宣泄和康复。至此，“空色林澡屋”和皂娘都获得了神秘的象征意蕴。叙述人所在的地质队每个人所代表的不同时代的烦恼、屈辱，并渴望得到皂娘“空色林澡屋”一洗了之的愿望也成为了一种象征。最终向导关长河的失踪，皂娘以及她的“空色林澡屋”的扑朔迷离，若有若无，“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理想的缥缈逃离离随与世俗的艰涩结实沉重形成反差，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使小说具有了撼人的惊艳之美。

《良霞》则在平淡沉静的叙述中，表现了普通人面对贫穷、疾病、苦难和厄运的从容、隐忍之美。美丽而娴静如水的徐良霞，在人生的美好花朵正要绽放的时候却遭遇了可恶的疾病，命运的轨迹瞬时改变，恋人吓跑，哥哥婚姻受阻，家庭经济雪上加霜，良霞几次死里逃生，父母身心交瘁，双双离良霞而去。良霞不但没有成为哥嫂的累赘，而是那么隐忍、坦然、从容地活着，她甚至成为全家的主心骨。当全家人，乃至全村的大部分人到城里去打工的时候，良霞一个人自在而艰难地生存在家。她用一针一针的刺绣养活自己，用耳朵眼睛特别是鼻子照看家和村子，也观察这世事的变迁，她为自己的生命赢得了尊严，她成了全家乃至全村人的“我们的姑姑”。良霞的最终死去，作家写得那样的从容不迫：“徐良霞安静地平躺着……她沉着的气质一下子把人给镇住了，她的被遗忘的美把人给镇住了。那不可冒犯的感觉，使人一下子想起她20岁的样子，那时，

她令女人羡慕、男人垂涎。她羞涩而骄傲，对未来充满向往，谁都会相信她前程似锦。”小说就这样以舒缓从容的慢，写出生命自身的尊严和大美。

由此可见，这拨小说的“向外转”绝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并不是一“向外转”就会成为简单的问题小说”而失去内在深度和艺术水准。由于这拨小说创作的“向外转”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因此，它不是内向向外的简单的轮回，而是艺术的辩证发展。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小说不仅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发起正面进攻，而且在艺术上也变得圆润成熟。小说不仅重在写事，更重在写人。许多作品中的人物，比如李雪莲、涂自强、陈金芳、安小南、魏志鹏、徐良霞、冯荃衣、董仙生等，都堪称新的典型人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说一般都写得朴实自然，不露痕迹，不故弄玄虚，而内里则处处匠心，经历过先锋写作洗礼的技巧与对现实生活的描摹较为完美地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主要得力于这些小说对生活本身的忠实和作家感悟生活的真实——我把这叫做“在地性”。“在地性”是说作家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作家经过对活生生的生活的观察、体悟，从而行诸笔端的行为。“在地性”就是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并自觉地向中国叙事靠拢。《望春风》《我不是潘金莲》《曰头》《陌上》《阅读与欣赏》《丹麦奶糖》《所有路的尽头》《随园》《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空色林澡屋》《良霞》等小说莫不是以中国叙事讲述中国故事和经验的代表之作。早在《故乡面和花朵》的最先锋时期，刘震云就在小说的最后，开始向传统文学致敬了；《手机》之后，特别在《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中，刘震云在叙事上明显向《水浒传》等古典小说汲取营养，并将先锋精神渗透其中，从而达到了对先锋与传统的双重超越。付秀莹《陌上》的成功主要得力于她小说的艺术品质。付秀莹的语感古色古香，颇得“红楼”之神韵，那种“串门子”的结构方式，还有“诗化反讽”的文体风格，都使她的小说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弋舟、刘建东、石一枫、徐则臣等实际上都是由先锋文学淘洗之后的写作者，但他们近年小说的“在地性”使得作品的传统因子明显增加，小说的写法既平实又飞扬，小说既向外又内敛，是超越式转型的成功代表。

总而言之，近五年来当代小说的成就就是多方面的，“向外转”与“在地性”只是一部分小说的一种趋向，即便这样的一种趋向，描述起来也是挂一漏万的，好在抛出砖来，把美玉般的高见引将出来也是件好事。



2017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半年榜（已完结作品）

（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者以首发时间先后为序）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推荐网站
1	择天记	猫腻	创世中文网
2	书剑长安	他曾是少年	纵横中文网
3	诸天至尊	纯情犀利哥	掌阅文化
4	全能高手	我是愤怒	3G书城
5	时间都知道	随侯珠	晋江文学城
6	奔跑吧足球	郭怒	阿里文学
7	升邪	豆子惹的祸	起点中文网
8	巫神纪	血红	起点中文网
9	第十二秒	Sunnss	晋江文学城
10	天域苍穹	风凌天下	创世中文网

2017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半年榜（未完结作品）

（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者以首发时间先后为序）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推荐网站
1	第五名发家	多一半	阿里文学
2	放开那个女巫	二目	起点中文网
3	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	吉祥夜	红袖添香
4	武道宗师	爱潜水的乌贼	起点中文网
5	盛唐风华	天使奥斯卡	掌阅文化
6	诸天纪	庄毕凡	阿里文学
7	战神之王	丛林狼	创世中文网
8	他站在时光深处	北倾	晋江文学城
9	圣墟	辰东	起点中文网
10	逍遥游	月关	掌阅文化